责任编辑/朱洁 美术编辑/王星 校对/雷智方
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| ▼2250765

永恒的父爱

编者按

上周日是父亲节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这期以父亲节为主题的文苑推迟了。编者还是决定将这期版面呈现出来，不仅因为这是之前就和大家约定的父亲节主题稿件，还因为文章中体现的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爱是永恒的。这一期的写作者年龄、性别、身份各异，感情却很有共鸣，有既是儿子也是父亲的中年人谈论父爱，有失去父亲的女人追忆父辈，有心怀宠爱却正在遭遇女儿“叛逆期”的父亲甜蜜的“吐槽”，还有高情商90后爸爸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育儿经……总之，希望永恒的父爱能打动你。

生活家

“坑蒙拐骗”让孩子爱上踢球

家虎

孩子本是一张白纸，父母怎么画，他便成了怎么样！

“子不教，父之过！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深感压力山大。孩子教不好，受苦半辈子；孩子教得好，享福半辈子。他们这一代的竞争，更多的是面临全球竞争，包括日韩和欧美的竞争。将孩子培养成才，既是一笔好投资，也是为国争光。在体育培养上，我选择了能强身健体和培养团队精神的足球。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如何让孩子对足球运动感兴趣呢？曾看到一篇关于“日本梅西”久保健英成才的报道。2001年，久保健英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中，他的父母为了让他更好地踢球，几乎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让步：在他两岁时鼓励他出去玩，不再给他买玩具；他父亲一年有350天要陪他踢球；把客厅搬空，变成他的足球场；带他一起看足球比赛……在父亲的影响下，久保健英一步步成才，18岁时就加入豪门球队皇马。久保健英父亲的做法让我体会到：言传身教是最好的老师，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

双手指天！最近，5岁儿子在比赛进球后，突然做出了一个梅西式的庆祝动作，我很是惊讶！赛后，我问他，“你怎么会这个庆祝动作的？”他指了指我的手机说，“这！你手机壳上就有梅西的这个庆祝动作。”望着儿子调皮的眼神，听着他稚气的话语，我直发感慨：在我这个老父亲的“坑蒙拐骗”下，他总算登上足球的船了！

“坑”就是“挖坑”，通过奖励来激励孩子“填坑”。每次跑到超市，孩子要这要那，家长烦不胜烦。于是，我给孩子“立法三章”，给他“挖坑”：一个进球抵10块钱！一个玩具如果要100元，就要进10个球。孩子很神奇，规则定好了，他就会按照你的规则办事。每次训练比赛进了几个球，他都铭记于心。一旦目标完成，就屁颠屁颠拉着你去买。作为父母，唯一要做的就是像“曾子杀猪”一样，信守承诺，言而有信。这种方法可谓一举多得，既激发他踢球动力，也改掉了瞎买一通的毛病，更让他明白一个道理：付出，才有收获！

“蒙”就是启蒙，在家里营造足球环境，在懵懵懂懂中接受足球熏陶。孩子一岁的时候，就将客厅清空，铺上软垫，客厅成了一个足球场，有空就陪他在家里训练。桌布、床单、贴画，衣服、玩具都是足球元素。看动画片《足球小将》、周星驰的电影《少林足球》以及足球相关书籍。不用去强迫孩子，潜移默化中，孩子就对足球有了感觉。他一岁半的时候，开始模仿球星动作，在家里踢起了西瓜；模仿周星驰唱“少林功夫好耶”的歌曲，时常哼唱“我是铁头功，他是金刚腿，喔吼喔吼！”吼得我笑个不停。

“拐”就到“拐”到球场去，让孩子出门去探寻外面的世界。每次和朋友踢球或者做裁判比赛，就带着孩子一起去，引导他和球场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，也让他交到了更多的朋友，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。现在，他每次去球场，都能主动和教练、球员打招呼，社交能力得到提高。有时候，他不是太想去，我就说朋友的孩子也会去，或者去了有糖果可以吃，可好玩了，他就乐意去了。他3岁半的时候，带他去看广州队的中超比赛，由于当时雨水太大，没有把他带入内场，他现在还在“记仇”呢。

“骗”就是赞赏。赞美是一种艺术，是最低成本的投资，却有最高的回报。每次训练，有了一点点进步，就给一个赞，有了很大进步，就给两个赞。有时候表现超过预期，就“骗”他说，“你真是个天才”“你是最棒的”。一起看动画片《西游记》，就“骗”他说，“你就是孙悟空，只要潜心修炼，就会72变，还能斩妖除魔，无所不能”。在我的“糖衣炮弹”的攻击下，他便“飘飘然”了，对足球兴趣越来越浓。有时比赛进了一个球，就主动问我“我是不是最棒呀？”我送上两个赞后连忙说，“是的是的，你最棒！”

你把孩子当作天才，孩子才能成为天才。在我的“坑蒙拐骗”下，孩子终于爱上足球运动，并收获了人生首个冠军，结交了很多朋友。孩子也促使家长成长，现在，我去参加了足球裁判证、足球教练证、教师资格证等考试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孩子妈也成了“刘畊宏女孩”，每天在家里运动，减肥效果杠杠滴。我们成了爱运动的一家人。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散文叫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，我想，最好的父子关系，应该是朋友关系，没有压迫和强求，只有彼此成就。

韩国球星孙兴慜获得本赛季英超金靴，他的父亲时常教导他：球员要以谦逊、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，并抱有感恩之心。一个人的成才，离不开各方的支持，希望孩子能秉持一颗感恩之心，从运动中收获快乐：做好人、读好书、踢好球！

随笔

你活了50岁，我陪你70年

朱洁

2021年夏天，爸爸离开我20周年了，但我既不孝顺又没仪式感，对一些本该记住的日子和数字一如既往的健忘。我不记得爸妈的生日、我爸的忌日、我和老公结婚的日子，甚至是我自己的农历生日。

（一）

爸爸的阳历忌日我是记得的。8月8日，这个日子很好记，而且再往前二十几年的这一天，我曾在西双版纳遭遇一次惊险的车祸。但，20周年这个数字又被我忽视了，加上那阵老妈回吉首，株洲又突发疫情，居家办公的我，还得应付两个小孩的一日三餐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。直到有天晚上和妈妈视频，她才说起我爸去世20年了，她给他上了香，烧了纸……

20年这个数字撞得我大脑发晕。是啊，时间是一剂良药，能治愈一切伤痛，爸爸竟然已经走了20年。20年，我和妈妈逐渐康复，慢慢习惯，我甚至有意无意地想把他忘掉。

我转而确定当天的日子。是8月，但并非8日。恍惚中我才想起，8月8日当不得数，中国人的大日子都是农历。

脑子里随之传出个声音，很远，很轻，是刘叔叔的。20年前，爸爸的葬礼上，他从很远的老家赶来，对我说“今天是X月X日，观音菩萨的生日。你爸爸太好了，所以观音菩萨来接他了……”

当时的我只顾埋头痛哭，没能记下他说的那个日子。

（二）

刘叔叔是爸爸的老同学、好朋友。

有多好？大概是好到不能再好了。

大约我5岁的时候，爸爸带我坐了一天的车，回了一趟很远的老家。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刘叔叔。

30多年前的记忆早已支离破碎，况且那时我还那么小，但总是残存了些视觉片段。那时候的刘叔叔还没结婚，爸爸为他的个人问题操心。他给他介绍了几个姑娘，但屡次都没了下文。

可能是又一个对象谈崩了。在刘叔叔家，爸爸对他说：“阿武，别人都说和你没话讲，你啊，还是太迂了……”刘叔叔只是憨笑，然后拉着爸爸去书房。他的书房有很多书，还藏着各式各样的玩意儿——比如糖纸、邮票、钱币和石头等等。

临走，他送给爸爸一枚黄铜印章。这是一枚拿起来很沉、看上去很精致的印章：将近有9厘米高，印面是约3厘米的正方形，用隶书刻着爸爸的名字，周身的每一面还刻上了着古人送别的诗画。不受女孩欢迎的刘叔叔其实很有内才，那是他亲手制作的印章。

爸爸自然喜欢，以至于后来需要签名盖章时用的都是它。直到他去世后，我和妈妈在他的办公室收拾遗物时，才把它带回家。

（三）

父亲是山。山崩了，我尝到了人间的冷暖。

爸爸的葬礼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刘叔叔，但听妈妈说，他经常打电话来，过问我们的生活。

2020年国庆假期，老家的动车开通，从长沙直达老家只要4个小时，我决定回家看看。

那是一次寻根之旅。动车飞驰，景色瞬移，我的思绪很乱。满脑子全是被我遗忘了很久的爸爸，我仿佛体会到，当年爸爸翻山越岭出大山，辗转怀化、常德，上长沙读师院的艰辛。因为路途遥远，来回一趟要花将近半个月，家里贫寒的他，大学过年都呆在学校勤工俭学。

我希望多了解一些爸爸，于是，去找了刘叔叔。

刘叔叔的家在县城最繁华的一条街旁，是一栋四层楼的私房。一楼是当街门面，但他却将这层空置。和左右两家嘈杂的五金店、杂货店不同，刘叔叔家的一楼，安静得很，政府统一制作的门面牌匾上写着“竹石居”，屋外的左右两侧是两块负责守卫的石头。

穿过一楼到上楼的地方有一蓬竹子，长得快到三楼那么高了，优雅、好看。他把二楼租给了附近做生意的租客，自己一家住在三楼、四楼。

敲门进屋，刘叔叔早已备好了茶和茶点，显然他等我很久了。

（四）

他回忆起他们小的时候。

四五十年前，爸爸是学校里的焦点，学习好，运动好，人也帅，见人一脸笑，老师同学们都喜欢他。刘叔叔内向、木讷，朋友很少。不过，看似迥异的两个人，慢慢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刘叔叔会画画，会篆刻，能写诗，爸爸佩服他，欣赏他，鼓励他打开封闭的自己，学习和人相处、和人沟通。

而藏书众多的刘叔叔家，也成了爸爸的图书馆。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缺乏的年代，刘叔叔家传的藏书深深吸引一位农村男孩。每逢放假，爸爸只要把家里的农活干完，就会走一、两个小时的山路，去县城刘叔叔家看书。

他们一起读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从男孩长成了男人。

不知道是刘叔叔不善表达，还是我不善聊天，他把那些漫长的故事说完也只有寥寥几句话。

（五）

2021年农历6月19日，爸爸去世20年忌日。

我因株洲疫情在家办公、带娃，妈妈因为单位事宜回到吉首。刘叔叔从老家搭班车到吉首，又爬山爬上陵园，来到爸爸的墓前。

那一晚，月朗星疏，刘叔叔喝着自己带来的酒，陪爸爸聊天。他们聊了一整晚。

你活了50岁，我陪你70年。

现代诗

抽烟的爸爸

罗遇真

从我爸鼻子里冲出来一些烟
就像现在的生活
用钱买回来一些烟
点上，抽上，烟消云散
烟留下了什么？
我爸抽完一根烟，走出去
他可能还没想到该去做什么
但下一根烟
已在到达这儿的路上
一切看上去毫无意义
但显得得心应手
路在走向我们
带着些什么故事
故事像纸烟一样烧着
烧着肺，烧着时辰
像那些清晨在咳嗽中消失

株洲调

我崽

肖斌

肖百依15岁了，我按株洲喊法，叫她崽。以前她多次纠正：“我是女儿，崽是男生，不要叫我崽了。”现在她不再纠正，可能习惯了，我还是叫她“崽哎——”。

暑假即将来临，早上送她上学路上，她反复问清楚：奶奶什么时候去株洲？你什么时候封闭上班？我马上猜到她心里的事：她又要重蹈覆辙了！

四月和她尖锐对峙一次，闹得她哭脸，我难受。家里已有她养的兔子一只、仓鼠两只、松鼠两只、密袋鼬两只，这又买回来一只花枝鼠。除开兔子她不管了，放阳台上归奶奶全权负责，其余的一二三四个铁笼，全放她书房里。她房间里气味的浓烈，到了门都不敢打开的程度。她到学校去了，我才抓紧时间开门开窗透气。可我开门，奶奶马上关门，老人家闻不得扑面而来的味道。

从她养第一只动物起我就反对，反对的结果是越养越多，我忍了。四月最后这只成了导火索，点燃了我心中的炸药库。我把笼子一个个拖出去，一次两个提下楼，扔到垃圾场。女儿哭脸夺门而出。晚上没写作业，跟她妈妈联系，我也到外面找。到快12点她才回来。

她买动物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她的钱由她自由支配，我不管。我只知道买动物用品的开销使人心疼：一袋食物几十元或一百多元，吃完又要；装它们的袋子一个也是几十元；还有奶、餐具、饮水器、更大空间的笼子，以及笼子里动物玩耍的摆件。这些都算了，我忍了。

可是这气味真不行，这卫生条件如何改善？她从学校一到家，立马钻进自己书房，除开上卫生间，至少5个小时待在这样环境的房间里，叫我怎么放心？养阳台上吧？我把阳台上的鞋柜、洗衣机都挪开，把动物全移过去行不行？她反对：“这是热带动物，气温要保持在二十度以上，我们的阳台没装玻璃，冷。”那上阁楼吧？“阁楼我不方便照顾，没有灯，晚上我一个人上去怕。”

不管怎么样，沟通都无效。那好，和尚撞钟，以后再想办法解决。但是决不能再买，再买一个，全部扔出去！

我工作的单位从去年隔离封闭到现在，我总是进去，被关起来个把月出不来。四月这次出来，她跟以前一样，我到家，家里已经添了新口。

我扔的时候火山在爆发，一个铁笼在客厅掉了一面，松鼠跑出一只。扔完她书房的，我又把阳台上的兔子也送出门。

送完兔子回来奶奶生气了。奶奶一个人照顾兔子，早上放、晚上收，打扫阳台上一地的兔子屎尿（兔子一天产生的排泄物太多了）。奶奶老是把鞋袜弄湿，弄湿鞋袜老人家就脚疼，脚疼就走不得路。因此奶奶多次筹划不要兔子了，问了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，这些人都愿意要，不过他们不养，要了他们就杀了兔子吃。一听要杀掉，奶奶把头摇。

没想到扔完兔子老人家不满意了，念叨兔子可怜，一直家养的，扔外面没东西吃。更要命的是兔子亲人，奶奶一个人在家坐阳台上，兔子没事就老是趴她脚边睡觉。外人一抓一个准，抓了就会杀掉。得，我又去废弃的工地上找回来。

这只松鼠呢，它一个人在客厅躲了几天，大家的气也消了，我崽给它喂奶捉住了它。奶奶又叫我拿铁笼放阳台上养它。已经受不了了，而我崽心心念念，又计算着要养猫了。

我崽养过的动物我记得的有：狗，鹦鹉，乌龟，蚕，蜗牛——唯一没花钱的是蜗牛，她在路边捡的。

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我一直反对她养动物，我告诉她每个生命都要尊重，如果带回家，你就要对它负责任。崽有一个梦想，现在讲得少，以前常常念的，说她长大了要当兽医。一只病怏怏的动物进来她的诊所，出去的时候变成了活蹦乱跳，是她最想看到的事情。

崽的梦想我当然支持，可现实是你不读高中、不上大学行吗？但每天是花那么多时间陪动物，能读高中读大学吗？

我崽很想养只猫，她存了至少一千元，买猫应该够。只要我离家封闭隔离上班去了，她就能在家腾云驾雾。但我要求是，她一定要读高中。

崽还想高中毕业读大学前，自己一定要拿到驾照，然后到高速、国道、县道、乡道跑个一千公里，再催我换车。

我知道她想的那些事，但我坚决打消她的念头：想都莫想！

“这是我的自由！”

我无言。崽呀！如果疫情稳定，去年这时候我计划暑假带你去湖南星星最多的地方，能成行。去年计划要去的漂流、高空滑翔伞，也能成行。家里现在有两只动物，我们出门，它们也要带出去的。再添新口，怎么带？养哪里？高中学习紧张谁来帮你养？

送到校门口，我把书包还给她背，把她
头发拉直，拳头顶一顶她背心：“把
背直起来啰，崽。”她回头叫我
帮她找找那件蓝裙子。
裤子太热了，但裙
子 她 找 不
到。

散文

我是儿子，我是父亲

尹晓华

在外打工时，心里总想着茶陵的父母，脑子里时不时地播放着过去的片段，甚至回想老爸老妈的唠叨也觉得很温暖。就这样惦念着，挂念着，好不容易等到过年了，可以回家了，那种喜悦呀，真是无以言喻。

到家了，见到父母时，确实有乍然的欢愉。接下来，便是柴米油盐的日常。曾几次想跟父母说一说，打工时对他们、对家乡的思念，却总是话到嘴边又悄悄咽下。其实不是不想说，而是说了，反而让父母担心，让他们放心不下。还不如吃老妈做的冬笋炒腊肉，尽情地享受家的味道。然后老爸也过来说：“华仔，家乡的味道外面是不会有的，再说你妈的手艺可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大厨，喜欢吃就多吃一点。”说实话，这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已经触到了我的泪点了，我悄悄转过身去，让这种香味再一次把心烙一个痕。这样的“桥段”多了，所有在外的思念也就开不了口了。

过年时，父母一如往常，刷锅洗碗，生火做饭，喊我吃饭，喊我添衣，喊我烤火……让我总觉得我还在小时候。也没有电视里演的那样，“在外有没有想老爸老妈呀？”“有多想我们呀？”等等，我觉得这些话有点像作秀，远不如老远我就喊：“妈！我回来了！”老妈的一句：“华仔，你回来就好。”爱，有时只需一句，就足以让人潸然泪下。

父母是爱我们的，只是不会用语言表达出来。记得第一次出去打工的时候，老爸老妈早几天就给我准备东西，吃的，穿的，塞了满满两大包，总觉得还不够。是啊，父母给我们的爱又岂是两个包能装得下的？天冷时的添衣，下雨时的打伞，又怎能不装在心里一并带走？我走的时候，父母送了一里又一里，我叫他们回去，他们却说，再送送吧，一走十里又十里。到了火车站，我又叫他们回去，老爸说：“再等等吧，等你上车了我们就回去。”旁边的老妈，眼睛早已湿润了，我怕再一次触痛二老，便装作若无其事，顾左右而言他。当我坐上火车缓缓向前远去时，我分明看到老妈的泪水如雨而倾，老远了，我还看到老爸模糊的身影在向我挥手。父母的爱，比海深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“所谓父母子女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，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”这话不仅有伤感，有无奈，还有牵挂和爱，即使泪眼蒙眬，也是心暖满满。

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可是有谁能走出父母的心，走出父母的牵挂？每次打电话，父母都是同样的“台词”，“华仔，多吃菜，多穿衣服，注意安全。”爱，不必万语千言，一个日常的关怀，甚至一声乳名，我都会欢悦许久。何况还有从茶陵带来的米酒、腊肉，都是满满的家的味道。

我做我儿女的父亲18年了，女儿去学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，每次去学校，我和老婆都有一种失落感，女儿一回家，我和老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，但又不好太显露，想必老爸老妈以前对我们，也是这个样子。我做我父母的儿子47年了，我出去打工是一年回老家一次，我与父母分别的时长远远超过了女儿与我分别的时长。我不知道父母牵挂我的时候，是怎样的望眼欲穿？而偏偏要在电话里，让你听不到一丝责备与埋怨。我能想到的就是，在某一个黄昏，父母站在村头，看见一个很像我的身影朝他们走去，他们对着那个身影喊：“华仔，你回来了！”